

那年“高考”艳阳天

浪淘沙·生态绿地

□张冬磊

那年,还没有什么“考公热”;那年,高考还是改变命运的“敲门砖”;那年,还是七月流火知了聒噪的季节。

考前:不同于现在的先考试,出成绩后再填报志愿,那时需要提前填报志愿。这就很考验人的自知之明,要根据自己的水平和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,再结合历年高考录取的经验总结,小心翼翼地填报志愿,所以总有人高估或低估自己的实力,造成一些终身遗憾。当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某高校经贸系,第二志愿是“地球物理”专业。什么是地球物理?就是搞勘探找矿的,主要是找贵金属,金矿之类。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?一来是冷门,二来就业是“国”字头。现在想想,当时要是被第二志愿录取了,人生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赶考:早餐和平时也没什么两样,无非是面条、鸡蛋等等,吃完后自己骑自行车去三中考场。七月流火的天气,虽然出门较早,但依然感觉阳光刺眼。熟门熟路,还是那条道那座

校,路上不时遇到同班、同年级的同学,互相打着招呼,感觉和平时上学也没什么区别。三中、长途汽车站、公交总站彼时还都在解放路上,所以解放路好像没封,学校北侧的文化路好像是封了,那时私家车极少,交通很畅通。来到考场附近,就记得周边停的考生的自行车密密麻麻,校门口也没有什么“旗袍团”“陪考大军”,一切平常而有序。

考中:三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在本校考试,所以对校内路线很熟悉,径直到达考试教室。里面的灯管都提前检查、更换过,艳阳高照的天空和明亮的白炽灯管让人感觉心里很亮堂。唯一不足的是教室里没有风扇,更遑论空调。但是让人叫绝的是,教室里的通道上,摆了好几盆冰块来降温。考试的几天里都是这样,看着一盆盆冰块在每场考试结束后都化成了水,好像天气也没有这么热了。考试的时候,我清楚地记得,在语文卷的作文里,我尽量把字写得工整,避免错别字;在数理化试卷里,遇到不太会的考题,就按照老师的考前吩咐,多写写公式和思路,这些都是得分的技巧。

考后:三天高考后的心情首先是“终于结束”的放松,然后是“复盘”后的紧张,最后是随他去的“躺平”。在家里睡睡懒觉、看看电视,同学间互相约,最多的是跑到胜利路的图书馆,借阅一下平时想看却不能看的书籍。成绩出来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,那时候资讯还很不便捷,能否被录取还是未知数,所以过程很煎熬。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后,亲友们之间的来往是不可少的,开学前大家聚一聚,敬敬酒,听些鼓励的话,那一刻,你知道自己长大了,翅膀硬了,要出去看看世界了。临行前的最后一环是采购,不同于现在的手机、平板等上学必备几大件,那个时候上大学前必须要买一部“随身听”,随时听音乐就是最流行的娱乐了。

最后祝今年参加高考、中考的考生们都能心想事成、金榜题名!

(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○胡乐浩 胡赛资

街角现憩园,
小景满眼,
英雄故地换新颜。
四季青绿无尽边,
唯此情牵。

繁荣向未来,
贤才引招,
精英荟萃肩并肩。
平土添石廊架起,
赤心一片。

(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)

□程应峰

童年的星光

杜牧有一首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据资料记载,这首诗是描写失宠宫女生活情景的,诗中洋溢着生活气息,画意盎然,却有说着说不出的悲凉无奈。

翻开历史背景读这幅秋夜小令,展现在面前的,不只是牵牛和织女两颗星,而是满天繁星。寂寞孤独时,能够面对满天星光,能够有所想,有所思,有所感,有所悟,说明自己至少还活着。活着,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幸福。

忽地,想起了养育过自己的乡村,想起了曾经有过的或欢快、或充满梦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

那时,在夜幕降临时,常常会和兄弟一起,上到房顶,一双手支下巴,独自坐着,仰视浩无际涯的星空,数着茫茫天穹中的一颗颗星星,夜便充满了美妙的想象和无止境的疑问。特别是那颗明亮的夜明珠,乡野凉爽舒适,置身满天星光下,看着远处连绵的山脉,听着近处秋虫起伏的呢喃……那是一幅洋溢着怎样诗情画意的,又能给人以恬淡安逸之感的田园生活图景啊,这样的时光,再多的牛马艰辛,都会如过眼烟云,退归幕后。

母亲说,天上有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。我相信那颗星不会错。那时,我是那么天真的,一次又一次在星空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,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就是那些闪烁繁星中的一分子啊,就在那么一种迷离而充满梦想的状态下,我执着地数着数着,不知哪一天,当我不再对着星空发呆的时候,我已经是个大人了,不再有数星星的心境了。

这以后的日子,在长长短短的生活的跑道上,我心里所惧怕发生的,常常是说来就来了。再然后,忽然有一天,我害怕离开的人,就那么匆匆地离开了。我不能不在倏忽之间,就有了年华老去的感觉。

一天,走在路上,听到一首《数着浪花一朵朵》的歌,就那么心动了一下。而这一刻,生活中的种种温馨浪漫又涌上了心头:我要你陪着我,看那海龟水中游,慢慢地趴在沙滩上,数着浪花一朵朵,你不要害怕,你不会寂寞,我会一直陪在你左右,让你乐悠悠……我们一起手牵手,数着浪花一朵朵……时光匆匆流走不回头,美女变成老太婆,那个时候我也是个糟老头……人生固然短暂,但只要数浪花,数星星的心境依旧,幸福又何尝会远离我们而去?

生而为人,不可能没有个人的悲喜,但更不能缺少生而为人的思考。犹如看浪花,数星星一样,如果一味局限在小我的境界,就很难铸就博大的胸怀。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,个人的悲喜真的是太微不足道了。

天空是博大无垠的,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,才有希望,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,那是没有未来的。

仰望星空,记忆中,有一首《仰望星空》不期而至:我仰望星空,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;那无穷的真理,让我苦苦地求索、追随。我仰望星空,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;那凛然的正义,让我充满热爱、感到敬畏。我仰望星空,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;那博大的胸怀,让我的心灵栖息、感到依偎。我仰望星空,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;那永恒的炽热,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、响起春雷。

仰望星空,你的内心装载着一些什么?你的眼前又会呈现怎样的生命情景?

(作者系山东省平度市文学爱好者)

□杨可萍

被土地放逐的芒种

芒种,忙种。芒种个最接地气的时节。甬说在外边混得多好,只要老家还有一亩三分地,都得回到家洗把脸换上二十年前穿过的旧衣服,奔赴麦田。

啥赵钱孙李长、周吴郑王总,回到家都变回了隔壁的刚刚亮亮、邻家的红红丽丽。村头只知道春种夏收的老汉,蹲在大槐树下的碌碡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跟开奔驰的打招呼“回来看父母啦”;也跟蹬着三轮的拉呱“啥时候带女朋友回来啊”。在他眼里,无论干多大的事儿,回到这里,就都是土地的儿女,一样是泥巴里打滚的小屁孩。

那烟杆子没少在回老家还撒着洋腔的脚拐子上磕“崽娃子,还取跟爷娘拽文”是是的,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在这里托大。谁敢跟父母抖威风摆架子啊?看来是老爹当年的藤条子抽少了!

曾经年少轻狂,很是抗拒农田里的劳作,现在想起,真是羞愧。小时候,父母忙着收割,我们姊妹用架子车往回拉麦子。火一样的热浪,针一样的麦芒,让我很想逃避,盼望着将来不要与田地打交道。

土地从不轻诺,包括少年逃离的愿望,他迟早都会给你实现。时过境迁,父母年龄大了,姊妹各奔东西,田地还是那片田地,机械化的收割解决了一切难题。只是,走过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,人因为各种原因,再也无法在地头的犁沟前聚齐了。当我想回到土地上的时候,已经回不去了。

我被土地所放逐,在城市里搁浅……

老屋还在那里,斑驳的窗,落锁的门;田地还在那里,起伏的麦层层叠叠,路边的那块大石头依旧歪歪斜斜。阳光每天洒在屋脊上,却不是昨天的那束。麦穗依旧饱满,却不再是当年我流着汗从地头拖到打麦场上的那株。

“算黄算割”鸟的叫声再次响起,催熟了等待收割的麦穗。

现在我们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。联合收割机在前面收割麦子,后面就有商贩在地头开始收购。还没有触碰到麦粒的温度,就换成了钞票揣进了口袋。省时省力,算算成本效益,确实很划算啊。然而,总是觉得缺了点味道。

就像是田地整整排练了一年,正准备在芒种时节作个精彩演出汇报,结果观众全都缺席了。三五天时间,广阔的田地收拾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整整齐齐的麦茬,多像是谢幕之后的舞台。用网络流行语说就是“收了个寂寞”。

没有麦田里挥汗如雨的身影,没有“突突突”喷着黑烟转圈圈的拖拉机,没有孩子们在麦垛子里撒欢

的笑声,没有了神采飞扬的“场把式”。笤帚扫大簸箕、木锨钉耙耨麦耙,统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。曾经的火热的场面,像渐渐熄灭的灯,暗淡了下去,田地陷入了沉睡……

土地亘古不变,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就像芒种,它只是个节气。

土地从不会亏待用心灌溉的人,总会按时奉献出沉甸甸的穗子。就像家乡,即便多年未归,依旧鲜活在记忆中,闭上眼也能看见村头的大槐树亭亭如盖的样子,还有树下走马灯一样出现的人儿……

漂离了土地,再也感觉不到农耕的节奏,感受不到田地的脉搏。然而我们对土地的爱是与生俱来的,现代化机械收割得了田里的麦子,收割不了心的思念,收割不了家的羁绊。

芒种,不只是个节气。是我们奔波生计而忽略的亲情,是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,是父亲日趋佝偻的背影,是电话那头“不用操心,家里一切都好”的谎言……

过了不惑之年,最大的幸运就是:众亲安康,田地如旧,芒种了,你妈喊你回家收麦子啦!

(作者系陕西省宝鸡市文学爱好者)

《云绕青山》 李海波 摄

公益广告

防范电信诈骗

不贪。不信。不转账

安全责任为天

生命至高无上

总编辑 褚洪波